

三彩风·文苑

男人的友情

□韩报春

子夜时分,手机铃声响了,我打开一看,是一条短信:“知你已去南方,也好,知心者总是兄弟。”

此时,北方已是朔风凛冽,万木凋零,南国的冬天尽管温暖,但晨霜暮雨,寒气渐重。这条短信如一根捻线,引燃了我心头的万般思念。

这是一条来自故乡挚友的问候。我们各自偏居一隅,消息闭塞,我因病致残,命途多舛,已停止写作多年,我们在40岁前从未谋面。3年前的正月,此君顶风来访,将我心中的文学之火点燃。

20年前,此君在任教的校园报栏内,偶然看到了我的一篇短文,从此牵念于心,20年来多方探寻,终得此日一见。这样的场面让我想到了古人的千里跋涉寻友,想到了远隔万重山的吟诵唱和。

红尘熙攘,人心浮躁,谁肯用20年的光阴去思念一个陌生人?谁又肯守着青春之梦直至霜染两鬓仍鲜活如初?这份殷殷深情纯粹得足以让我们一见如故,成为兄弟。

后来,我用心搜集他的文章,才知在我荒芜文字的10年间,他一路长歌,不曾停歇,满腔豪情冲云天,“故园、边塞、阳关、雁阵、长旅”组成了他的标签。

村头,我们在寒风中分手,他留下一句话:“老兄,你锋芒尚存,提剑重出江湖吧?”

千古文人侠客梦。既然是侠客,必有行走的江湖,文字是江湖,人心更是江湖,金庸笔下的江湖太虚幻,自己的江湖才实在和真切。不论江湖何在,总会有孤独和落寞。

孤独是一种病,与贫贱高贵无关,与古代当下无牵。它是一片死寂的荒漠,是一种羁旅人生的焦渴,是一种栏杆拍遍无人会的孤绝。

何况我真的有病在身,天性愚钝,心智滞塞,寒山花不开。此君来访后,却让我惊叹天下之大,竟有相念人,喟叹岁月蹉跎,相见恨晚。种得沧海十多年,笔墨曾是打渔船。我重拾锈笔,蹒跚上路,也涂鸦了一些浅薄的文字,让逼仄的尘路透出一丝光亮,看到了故园的柳上春色。

寒来暑往,我们虽不常见,但心心相通,思念日增,便通过电话互致问候,拉家常,说文学,纵论天下事,无所顾忌。

在纯粹而真挚的友谊里,欣赏对方,温暖自己,彼此相映照。它是一盏暗夜涛头的渔火,一壶滋味绵长的老酒。

这种深情叫友情,而男人之间的真情,比爱情更肝胆相照。人生孤旅,岁月滔滔,若无此情,斯世不过是一片荒野。

想到此,我按动手机回复:“幸有闲时怀旧友,平淡日子自在心。”



(资料图片)

时光的骏马

□李美丽

马年正向我们奔腾而来。这匹骏马穿越时空,将载着我们饱览这一年的风景。

马年来了,这是一趟预约的旅程,我们可以骑上骏马,让它自在奔腾,直到羊来接这个时光接力棒。我们在冬日的夜晚行走,穿过半个城市。马蹄声近了,一个新年正在敲门,蛇年正在渐渐地关上它的大门,开始冬眠。

“来敲门的是一匹黑马,壮硕精悍的黑马。”研究《易经》的朋友说,“这马偏爱紫色,喜欢薰衣草的味道。”空气中有咖啡香,谁家在煮咖啡?黑马爱喝咖啡吗?我想。

我们从一家有名的包子店出来,朋友继续赞叹着皮薄馅儿多的小笼包子。“那包子真是美味,值得等待20多分钟。”这家餐厅一到用餐时刻,就被顾客包围了。在那等待的时光里,我会这么想,那小笼包子好吃,固然是师傅的厨艺佳,也可能是那师傅把人们等待的光阴包进了包子,因此别有滋味。

此刻,天气很冷,马年正在敲门。“开门吧!迎接那已奔腾了12年的马,它是远方的客人。”朋友说。

“开门之后呢?”我问。

“请它尝小笼包、喝茶,然后骑上它御风而行,我要带你走。”朋友说。

“去哪里?”

“希腊。”朋友无限神往地说起那遥远的国度。

“为什么是希腊?”

“我听说那里的海特别蓝,白色的建筑物映照着大海,宁静而美丽。当然,如果你愿意,我们可以到更多

的地方。”朋友解释。

“我不想走。我想和那远道而来的马儿喝茶,听它谈谈这12年来的经历。”我说。

“来敲门的是一匹狂野的马,它带来古老的渴望。它喜欢奔驰!”朋友谈着他的时光之马,依然雄心勃勃。

我则想着在新的一年里,和12年来访一次的马年长谈,从它的眼里探寻时光的秘密。

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次可以和时光之马相逢?5次?8次?10次?

我第一次遇见时光之马是在8岁那年。那个马年,我第一次试着骑俗称“铁马”的自行车,在爷爷的指导下跨上车,用力踩踏板往前骑。爷爷说:“不要怕,不要急,慢慢骑。双手抓稳,眼睛看前方,轻松自在地骑。”母亲在一旁为我加油。爷爷在车后扶着,我觉得自行车犹如一匹神驹,载着我往前飞奔。我正在享受那凌风而驰的快感时,回头一看,才发现爷爷早就松手了。我心里一惊,从车上摔了下来。

“呀!爷爷,你怎么放手让我一个人骑?”我的膝盖磨破了皮,有血水渗出。

“不要怕。你可以骑得很好,你已经学会了,不需要人扶了。放心大胆地骑,但要懂得刹车!”爷爷说。

马年骑“铁马”的回忆永远难忘。如今,我仿佛听见马年在敲门,这是我第五次和时光之马相逢,我要加倍珍惜。毕竟,一个人一生没有几次可以和时光之马相逢。遗憾的是,物是人非,爷爷和母亲都不能参加这次相逢了。

无雪的日子

□寇俊杰

雪是冬天的精灵,无雪的日子,冬不像冬,总像是少了点儿什么。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了,靠天吃饭已成历史,但人们在无雪的日子里,依然时时仰望天空,就是在暖阳高照的时候,也要仰望,仿佛是在举行一个祭祀神灵的仪式。

有一阵子,北风呼啸,天空灰蒙蒙的,怎么看都是要下雪的迹象。这时人们最关心天气预报,可是预报员只是说多云转阴,再过一天又说阴转多云,总之就是在阴和多云之间变换,再后来就转晴了。那些天,人们仿佛做好了迎接一场雪的准备,可是老天却一天天消磨了人们的企盼,仍旧把太阳挂在天空。

无雪的日子,我常在唐诗宋词中寻找雪的痕迹。一炉火、一本书、一盏灯亦知足,或者再温一壶小酒,那便是入仙的境界。我羡慕“才见岭头云似盖,已惊岩下雪如尘。千峰笋石千株玉,万树松萝万朵银”的美景;我向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时刻;我惊异“战退玉龙三百万,败鳞残甲满天飞”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”的神奇壮观;更是在“一团春雪,抛在玉炉中煎。炎炎进火不住添。要晓得通红无焰烟。须管莫亏折,斤两依然。如此三千。锻炼待不摇不动,方可为禅。全真养命,只在恁么之间。家园自有甘露泉。要浇灌黄芽长瑞莲”的禅意中陶醉留恋。

无雪的日子,最不能适应的是老人和孩子。咳嗽、发烧,他们成了医院的常客。病友相逢,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“天怎么还不下雪?要是下一场透雪就好了!”雪成了病人的精神支柱。更有熬不过冬天的老人,在亲人的痛哭中默默地逝去。

无雪的冬天,让更多的人感到失去亲人的心痛。看到电视上有些地方下雪,给交通造成不便,有的还酿成雪灾,等待下雪的人们,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退却,照样盼望下雪……

冬天年年有,所以人们不怕寒冷。无雪的日子,冬天也失去了灵魂,失去了品格。